

中国基督教
区域史研究

陈建明 刘家峰◎主编

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中国基督教
区域史研究

陈建明 刘家峰 主编

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/陈建明,刘家峰主编. —成都:
巴蜀书社,2007

ISBN 978—7—80752—075—7

I. 中… II. ①陈… ②刘… III. 基督教史—研究—
中国 IV. B979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2900 号

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

陈建明 刘家峰 主编

责任编辑	谢正强 况正兵
出 版	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:(028)86259397
网 址	www. bsbook. com
发 行	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:(028)86259422 86259423
经 销	新华书店
照 排	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
印 刷	成都科刊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0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	210mm×148mm
印 张	13. 625
字 数	36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—7—80752—075—7
定 价	30. 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调换

论文作者简介

(以姓氏拼音为序)

Bays, Denial H. 美国加尔文大学 (Calvin College) 历史系讲座教授

Entenmann, Robert 美国圣·奥拉夫大学 (St. Olaf College) 历史系教授

Oey, Thomas G. (黄美树) 浙江外贸经济学院绍兴分校讲师

陈建明 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

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、教授

邓 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

郭 勇 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

韩军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

侯 杰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姜仁圭 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

李金强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、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

刘鼎寅 云南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

刘家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、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教授

刘宇聪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

龙 伟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教师

泷千春 日本京都大学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

彭满圆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

秦和平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

吴巍巍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

吴义雄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、教授

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

姚西伊 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助理教授、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

余孝恒 四川省宗教事务局副局长、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

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、资深教授

代序

章开沅

我不敢说我要演讲，因为在座的有很多位都是对中国基督教史颇有研究的世界资深学者。

我最近很忙，在学校有一大堆活儿。昨天在苏州参加关于商会史的研讨会，上午十点钟，刚讲完就到飞机场，然后就到这儿来了。昨天是研究世俗问题，而且是跟金钱、跟利益追求等问题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学术会议。今天呢，是研究彼岸的问题，研究比较长远的、比较神圣的、另外一个世界的问题。我马上又要提前离开，因为在北京还有一个关于爱国主义的高级论坛等着呢。

我们今天更多的是讨论普世主义的问题，是普世主义怎样在中国扎根的问题，后天我要在人民大会堂讲爱国主义的问题，所以自己的角色老在转换。作为一个老人来讲，这个心理的调适，怎么适应这个纷扰的世界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我首先从回忆开始，我觉得四川大学对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大家知道，上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，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曾经有过一个比较兴旺的阶段。但 1949 年以后，就出现一个很长断层——就是内地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基督教史研究。1985 年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系主任威尔逊跟刘子健教授联袂来到武汉，找

到我，希望我能倡导——他们不敢说是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，而是基督新教创办的13所教会大学史的研究，就这样促成了长期中断的基督教史研究的恢复。当时的情况很困难。我之所以作这么一个选择，也有很大的偶然性。如果他们没有来或者来了没有找到我，大概我也不会主动选择这个研究。因为刘子健教授是我的学长，燕京大学的、我是金陵大学的。他向我提出三点理由：第一，你过去有教会大学当学生的背景；第二，你是历史学家，有历史学的训练；第三，你现在是大学的校长，有大学校长管理的意识和基本素养。所以由你来倡导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，那是最佳人选。我这个人很容易受别人的感染，他一讲就把我说明了。我说这三条好像都是事实，所以当时就接受了。

我很多的工作都带有偶然性，不是那种深思熟虑的，好像原来就有一个宏大计划，一步一步向一个伟大目标发展的。我毕生就是这样从一个题目到另外一个题目，带有很多的偶然性。我相信缘分，佛家叫缘分，基督教叫上帝的意志，反正就有那么回事，好像就是命中注定要做这个事情。当时在四川大学——这不是忆苦思甜，是“忆甜思甜”——条件很差。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个条件。开会的地方也很差，隗校长^①，当年有点寒酸吧！那个时候住的招待所，比现在的学生宿舍还要差。当时大概是早春二月，又是阴雨连绵，非常寒冷，冷到受不了的时候，都用棉被盖在身上取暖。后来把林蔚，普林斯顿大学的代表，我们亲密的合作者，都冻感冒了。

但现在你看，这个会开得非常之好。我们尽管是联办单位，仍非常感谢、非常钦佩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，特别是宗教所这个基督教研究中心，你们做了大量的很周到的工作。我看了一下会议的日程手册，也看了一部分会议论文。邢福增教授的论文是最后交来的，但是

^① 隗瀛涛，原四川大学副校长，演讲时在场——编者注。

我最先看，因为很方便，一下子就拿到了，看着看着忍不住就看完了。后来又看了一些其他的论文。我认为目前在国际上，或者中国国内比较坚持做基督教研究，或者基督教史研究的重要学者，大概能来都来了。这不是一句外交辞令。因为现在正好是学期中间，学期中间开会是不太容易的。像我们在苏州开的商会史研讨会，很多很好的学者不能来，为什么不能来，因为教课很忙。李金强教授有很多研究领域，他能来参加这个会议，大概很不容易，所以这个时间选择得也很好。

再就是选题也是很合理的。区域史研究，当然不是一个很新的方法。1979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去，一个总体的印象，发现美国学者也看重与我们进行合作，给以各种善意的规劝，其中就包括希望能够加强区域史的研究；其次，就是希望能够用社会科学的方法，特别是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。这两点我回来以后一直在倡导。这并不是一个很新的话题，或者一个很新的风尚。但是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基督教史研究来讲，又是必须经过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。因为中国基督新教的历史研究基础并不好，不像天主教，天主教研究在一些大师的倡导与努力下，已经成为中外汉学的丰富组成部分。但是基督新教不同，因为基督新教来到中国比较迟，真正从事研究，特别从事基督新教历史的研究，还没有丰富的成果。因此最近短短20年的发展尽管很快，但是基础并不牢靠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提倡区域史的研究非常重要。

中国区域之间经济、文化发展以及历史文化背景都不太相同，而且由于过去长期是一个农业宗法社会，生产不发达，交通不便，信息不通。很多地方就是隔着一座山，山的南边是一种情况，山的北边是一种情况。沿海与内地的区分，也只是个大致的区分。沿海也不完全一样，沿海一个省里面，福建、广东，大概情况我比较了解，都存在着不同，这个县跟那个县，珠三角跟梅县跟山区，靠粤北地区，贫富就相差得很远很远。各种各样的情况，都不尽一致。内地情况也不完

全一样。内地通商口岸，内地大城市，通都大邑地区，偏僻的农村，也不一样，到现在也不一样。还有，各地语言系统很需要注意。就是在沿海地区，在长三角地区，这是我比较熟悉的地区，一个南通，基本上属江北语系，但是邻近地区（如海门）却是吴语系统。所以研究基督教的传播，做区域史的研究非常非常的重要。

地区因素跟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，那就更复杂了。我觉得四川的学者这方面做得还很不错，特别是西南民族大学，有一批学者在做这方面的东西。还有田汝康，他不是四川人。复旦大学田汝康教授很早就注意到云南，注意到基督教在云南的民族地区传播。美国鲁珍晞教授也是做客家人中间的基督教研究。客家人不是一个民族，但也是一个特定的族群，所以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这些问题给基督教史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，同时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内容。

区域研究有广阔的前景，有非常辉煌的前景。需要把多种差异性都拿来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，中国基督教本身的发展——现在不能再叫传播了，因为有很多是我们自己在传，所以我很同意邢福增教授的说法，他通过具体的论证、具体的数字分析来获得自己的见解。基督教不能再被认为是一个洋教了，是中国宗教，中国宗教的一部分。宗教局的领导也在那里，不管你们怎么看，我是多年以来一直这样主张的。你看基督教发展这么多年，而且有上千万的信众，就是在神学的演绎方面也有很多自己的创造。尽管基督教本土化没有完成，本色化没有形成一个很成熟的体系，但是作为一种宗教来讲，不能老说是一个洋教。基督教是中国宗教里边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前20年我们的研究，尽管有很多很好的成果，但是总的来讲，还不够成熟。有些地区，像福建地区，在福建师范大学，以林金水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，他们区域史研究做得很早，做得非常好，应该说成果已有不少，而且不断在提高。当然，我们在这里做基督教区域史的研究，最后的目的仍然是整个中国基督教史整合的问题。最近我

看到，我的一个朋友，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也是一个前辈，何炳棣教授的学术自述，自传体的著作，就是《读史阅世六十年》。这本书很好，我在苏州，着重向年轻的学者推荐。现在我看许多年轻朋友也来了，所以再次推荐这本书。在其晚年，他用一种更客观更冷静而且比较平和的心态来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，很有意义，可供借鉴，这是一部很好的学术史著作。大家知道何炳棣先生脾气比较大， he 对我很好，但也骂过我。1993 年， he 那时已经退休，住在南加州，请我们夫妇去吃饭，吃饭前 he 老说他耳朵不好，然后就进厨房去忙活。我跟太太随意看客厅里挂的字画，有幅齐白石的画，我并未仔细看。太太问什么画，我说大概是荣宝斋水印的。他的耳朵不好，好话听不见，坏话偏偏听见了。他就在厨房大声反驳：“我家里没有一件是假货。”这算是很客气的了。接着他就向我说明这幅画的价值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很坦率的一个大好人。 he 现在应该说是比过去心态平和多了，过去经常爱吵架。所以我从他身上——因为他比我年龄大一点——学会了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，用一种接近平静如水的心态，来看待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。

现在的世界太吵闹了，问题太多了。为什么宗教能够发展？人们的心灵需要，需要一种归宿，需要一个精神家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应该用更客观、更超然的态度来看待世界。现在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出现在民族问题上，也出现在宗教上，宗教问题研究非常重要。宗教局的领导亲临指导。我们湖北也一样。湖北省宗教事务局的领导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好，我们曾经一厢情愿、自作多情地来帮助神学院教职员提高。我们与香港建道神学院合作办了一个进修班，宗教事务局是帮助我们的，还发了工作文件，但办了一年就被迫停下来，那是湖北省以外的原因。

但现在这个思路、这个做法，已经得到肯定了，就是怎么利用大学这种人文学科的优势，来帮助神职人员提高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

题。基督教如何健康发展，还有佛教、道教都存在这个问题。现在我们华师校园很有趣：经常可以看见和尚道姑摇摇摆摆走来走去，到这里来上课，学习一些基础的历史文化课程，有些则是攻读学位。开始他们有点顾虑，由于有二十多个道姑穿着道服来上课，有一点招摇过市，她们自己也紧张，说这样做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。我就给她们打气，会有什么影响？这是个多元化的校园，不仅体现在文化的多元化，民族的多元化，国家的多元化，还体现在宗教的多元化，有什么不好？她们听了很高兴。因为我平时称她们为道长，她们也喊我为道长。所以现在我的名称很多了，又是“道长”，又是佛教的“大德”，又是基督教的“文化基督徒”——我从不承认我是文化基督徒。文化基督徒有各种各样的解释，有的解释非常不好，基要主义者认为我们是打进来的，是要破坏基督教的。有些人就认为文化基督徒是变相的基督徒，是来传播基督教的。

作为学者，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与沟通。所以我很高兴今天余局长来参加这个会，当然校长参加我也很欣慰，但局长参加我更欣慰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从一开始倡导基督教史研究，就是为了沟通，让中国人，包括民间、包括社会、包括政府，让更多人来了解基督教。你不了解你讲什么政策呢？就是中央很好的政策，你也未必能正确贯彻。现在很好了，已经演绎成正确理念，用一种平和的态度，同时又是一种平等的态度来待人待物。道教是本土宗教，基督教是外来宗教，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之间，应该从属于一种良好的共生共容的生态。这种环境是非常必要的。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沟通。另外，也希望基督教对非教徒、对政府、对社会能够加强理解，加强沟通，加强这么一种新的良性互动。什么叫和谐社会？这就是和谐社会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大家都在追求和谐。很多宗教，大的宗教都有一种普世的、和谐的追求。但是实际上，在传播上，特别是跟国家利益、跟政治利益、跟政治权贵结合之后就变了。小布什说，打伊拉

克是上帝教导的，我们谁知道上帝是不是这样教导呢？老萨也说，是真主教导才打科威特的，但谁也不知道真主说过什么。所以宗教一旦跟国家利益、跟政治联盟，特别是跟私利混杂在一起的时候，问题就多了。世界的纷纷扰扰，其中很重要一条，是宗教私利、宗教偏执、宗教垄断造成的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政府能够提出建立和谐社会、和谐世界，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构想。现在我们说：“与天和谐，其乐无穷；与地和谐，其乐无穷；与人和谐，其乐无穷。”这正是我们各种大的善良的宗教、真正的宗教，所共同推崇的一个目标。

我占用了大家很多时间，我希望我们这个会议对基督教史研究能够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；我希望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能够有新的繁荣；我希望所有善良的宗教都联合起来，真正的宗教联合起来，特别是非宗教徒与宗教徒联合起来，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、公平的社会、爱满天下的社会。

（本文系章开元教授 2005 年 10 月 22 日在“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”开幕式上的演讲，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研究生齐建平同学根据录音整理）

目 录

代 序	章开沅 (1)
20世纪中国内地基督教的区域分布	邢福增 (1)
都市对乡村?	
——20世纪前半期在华传教士基要主义运动的地域因素	姚西伊 (19)
近代中国基督教运动中的差会与教会关系概论	刘家峰 (45)
倪维思宣教方法对韩国教会的影响	姜仁圭 (62)
内地天主教徒与香港改良主义思想家之间的沟通与契合	
——以英敛之与何启、胡礼垣的交往为个案	侯杰 刘宇聪 (84)
Outline of a Research Project on Christianity in the Religious Ecology of the Middle Yangzi Region in the late 19 th Century: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Christians in the Region of Hankou and Wuchang after 1860	Denial H. Bays (99)
本色化之路的探索	
——20世纪前期的华南循道会	吴义雄 (108)
香港道济会堂与清季革新运动	李金强 (127)

- The Local Christian History of Shaoxing Up to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: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Historiography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Thomas G. Oey (黄美树) (142)
- 西安市基督教会历史发展概况
- 从宗派发展期到后宗派时期的转变 彭满圆 (182)
- 自然、人文地理双重视野下看基督教在闽江流域的早期传播
- 以美部会在闽北的传教活动为例 吴巍巍 (204)
- 从“圣经基督教会”到“基督教循道公会”
- 基督教循道公会在云南传播述略 刘鼎寅 (225)
- 有关 20 世纪 50 年代初云南怒江基督教的发展研究
- 秦和平 (247)
- 云南基督教内地会的传播历史及特点 韩军学 (271)
- 基督教与近代西部边疆社会发展
- 以成都基督教学生暑期服务团为中心的考察
- 邓 杰 (289)
- Christianity as a Chinese Religion: Catholicism in Early Qing Sichuan Robert Entenmann (303)
-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atholic Church in Eighteenth Century Sichuan Chiharu Taki (泷千春) (334)
- 四川省基督教会现状 余孝恒 (356)
- 19 世纪 20 年代四川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 ... 陈廷湘 龙 伟 (366)
- 抗战时期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 陈建明 (380)
- 从“牧师书简”看清末民初四川乡村社会与基督教
- 郭 勇 (411)
- 后 记 (423)

20世纪中国内地基督教的区域分布

邢福增

一、导言

打从1979年中国内地教会恢复公开聚会，迄今已超过25年的历史。毋庸置疑，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，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取得惊人的成绩。中国“基督教热”的现象，更引起了来自国内外学术界及教会界人士的关注与讨论。这些研究旨在探讨基督教在“文革”后的中国社会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，对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“基督教热”，可谓裨益甚大^①。但是，若果我们对“基督教热”作一微观的剖析，便会发现，基督教在中国内地不同区域的发展并不均衡，值得进一步探讨。同时，如果我们把基督教在内地不同省区的发展，置于

^① 有关这方面的著作甚多，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：李平晔：《对基督教在我国发展的思想基础的思考》，《宗教》，1997年第1、2期，第38—40页；蒋志敏、徐祖根：《面对十字架的思考——中国“基督教热”透视》，《瞭望周刊》，1989年第5期（1月30日），第6—9页。萧志恬：《宗教的长期性再思——“基督教热”的启示》，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、上海宗教学会编：《宗教问题探索（1989—1991年文集）》（上海：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1），第5—12页。汪维藩：《谈基督教的现状问题》，《宗教》，1991年第1期，第66—73页。Tony Lambert, *The Resurrec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* (Wheaton: OMF Book, 1994), 139—155. 另 Alan Hunter & Kim-kwong Chan, *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3), 1—4.

整个 20 世纪的脉络与坐标下，亦会展现另一幅特别的图像。

本文尝试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重检中国内地基督教在 20 世纪的发展。笔者将选择 1918、1949 及 1997 三年作为纵向比较的基础，再突显基督教在不同区域的横向发展。上述三个年份的确定，既是由统计数据的限制使然，也未尝不反映出某种独特的时代意义。1918 年可视作基督教传教运动来华 100 年后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，而 1949 年，则标志着在华传教时代的终结。至于 1997 年，则代表着“文革”结束 20 年后，中国基督教的另一个新时代。

关于统计资料方面，要探讨中国基督教的区域发展，首先面对的困难是数据的掌握。现时可供研究的统计数据包括：Thomas J. Cochrane 曾整理 *Survey of the Missionary Occupation of China*，于 1913 年出版，可说是有关调查的肇始^①。数年后，中华续行委办会（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）进行大规模的调查^②，其结果刊于 1922 年出版的《中华归主——中国基督教宣教事业统计》（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: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）报告书，为我们了解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内地基督教的分省发展状况，提供了详尽的数据与分析^③。

《中华归主》的调查，不论从规模以至投入的资源看来，都是空

^① Thomas J. Cochrane, *Survey of the Missionary Occupation of China* (Shanghai: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ese, 1913).

^② Milton T. Stauffer, "Progress of the General Missionary Survey," in *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* 1919, ed. by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(Shanghai: Kwang Hsuen Pub. House, 1920), 312–330.

^③ Milton T. Stauffer ed. *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: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* (Shanghai: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, 1922). 此报告书出版后，陆士寅曾把部分内容翻译，参司德敷主编：《中华归主——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》（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22）。80 年代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再出版了报告书的全译本，参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：《中华归主——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（1901—1920）》（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5 年）。

前绝后的。可惜，直至新中国成立前，除了个别的名录外^①，中国教会便再没有进行类似的调查。本文中有关50年代迄今的数据，主要来源有五：（1）80年代迄今内地各省、市、县、州陆续出版的地方志中关于基督教的资料^②；（2）少数由宗教事务处或统战部主持的宗教调查报告（已公开）；（3）国内宗教研究人员主持的田野调查成果；（4）爱德基金会（Amity Foundation）于1995、1997年公布的关于中国基督徒的整理数目，特别是其中包括的内地不同省区基督徒的统计数据^③。（5）林保德（Tony Lambert）据不同资料，整理出的中国基督徒在内地不同省区的数字^④。

笔者相信，认识基督教在不同区域的特色，比我们从“大论述”的角度来谈论中国基督教更具价值。今后我们对中国基督教的认识，更应多从区域研究的进路入手，藉此来重新认识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整体布局。

二、1918年

新教入华100年的前夕，在爱丁堡召开了著名的普世宣教会议，

① Charles L. Boynton & Charles D. Boynton, 1936 *Handbook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Under Protestant Auspices* (Shanghai: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, 1936). 《正订中国基督教团体调查录》(上海: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, 1950)。

② 参陈剑光、庞君华编:《中国新方志中的基督宗教数据索引(1980—1998)》(香港: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, 1998年)。

③ “How Many Christians Are There in China? Questions and Answers” in *Amity News Services* 4: 4 (Aug. 1995): 95. 4. 10. “How Many Christians Are There in China?” in *Amity News Services* 6: 9/10 (Sept. 1997): 27—28.

“How to Count the Number of Christians in China? Questions and Answer” in *Amity News Service*, Sept. 1997, <http://www.amityfoundation.org/ANS/Special%20Reports/howtocount.htm>.

④ 林保德（Tony Lambert）亦有留意到基督教在不同省市的发展，不过，对于如何解释区域差异现象，却没有进一步的探讨。参 Tony Lambert, *China's Christian Millions: The Costly Revival* (London: Monarch Book, 1999), Appendix 1—3.